

汾州府志卷之三十

藝文四

孝義縣重開潤民渠記

明 武德新

孝義縣之西南隅有河名曰孝子源出縣西百里之薛  
頡山有渠曰潤民通孝子河引水溉田其來已久歷元  
辛卯民以避兵爲急不暇於農至我明洪武三年命亞  
尹成公器之來治是邑下車之始惟以招集流亡勸課  
農桑爲守土安民之要攢合戶籍均平地晦示寬征薄  
歛之由柰殘毀之餘民猶有未獲來蘇者繼至去秋及  
今春不雨乃呼里民喻之曰方當東作雨澤愆期歲功

汾州府志

卷三十

藝文

一

一失饑饉臻矣茲有潤民渠廢未久若輩當汲汲起壩  
導水庶可利農事而禦荒旱矣衆皆鼓舞從命卽糾合  
鄉村之被利者得工八十有五始自二月之辛未卜於  
高崖底壅築隄堰疏通水道成於三月之丙申由縣南  
廂達於縣之東北隅次則文瑞中義等鄉首末輪流循  
環不已俾墾墉之地變爲膏腴舄鹵之田轉爲肥澤二  
麥蕃然而秀五穀萃然而茂籬落園圃間一望如雲耕  
者悅耘者喜荒者闢閑者作回凶儉之萌爲饒給之兆  
是以田夫野老馬走牛童皆知水之利無窮公之德實  
溥矣衆乞予爲文以紀諸石欲使後之人被其澤而思

慕不忘也併錄工程人姓氏於碑陰以共傳不泯

孝義縣重修廣濟渠記

明 王宏

高唐之山有孝子河源出孝義縣西北山駢於白壁之左右旁分二水合流一派開渠東注環流域郭朝廷賜額曰廣濟渠潤物惠民誠有利於百世也邇年以來世與事殊物因時變或秋水泛流洪波橫逆久而淤澱俾高者傾平者漫且荒且涸耕穫之地咸爲榛莽值兵革煩興民物凋敝不復知有廣濟渠矣洪武庚戌春三月天久炎旱瘡痍之民弗克更生新授判簿成公器之濠梁人也才兼通敏素以民事爲心訪於耆宿成執中於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二

是驗地之形勢水之故道率衆興工雲集而至不旬月而渠復成知物之情興民之利亦由漳水灌鄴涇水注渭克紹前賢之嘉績者傳之百世庶幾其不朽乎

孝義縣濬濠築隄記

明人失名

邑之西北蜿蜒屈曲高下皆山一值春霖夏潦萬山之派悉東注焉城中之水無所洩城外之水無所蓄兩相距而衝決激盪匯爲巨浸歲歲爲城垣民舍患蓋城之濠淺且狹又經填淤向曾有護濠隄岸兩重亦漸就摧圯故水之患較前益劇予泣事之明年因其故跡募丁夫數百名具畚鍤興鑿鼓親身督役俾濠之淺者浚之

深狹者闢之廣隄之庳而薄者增高益厚樹柳數千株使牢固其根址保使無嚙蝕焉庶西來諸山之水不至內偏於城城中積潦悉注於濠居民安堵城郭晏然然後予心始慊尤冀後來者踵行而修濬之以俾勿壞則一邑生民之幸也是爲記

石州重修上鳳山希夷廟記

明許孟和

石州三陽山在州北二里而近迺宋希夷先生蟬蛻之所也山有土穴二世傳希夷嘗居於此按史希夷姓陳氏名搏字圖南自號扶搖子五季末宋初亳州人方四歲戲渦水側遇青衣嫗抱置懷中乳之聰慧日益性好

汾州府志

卷三十

藝文

三

睡明易數之學有圖天下之志嘗曰大丈夫不爲一世之主必爲百世之仙因過宋值太祖於酒肆中詫曰此方面大耳者異日必貴作歸隱詩曰十年踪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收拾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入武當山辟穀練氣廿餘年徙居華山雲臺觀周世宗召至禁中以其好睡令淨掃一室以居之閉戶月餘不出人或以爲死及啟戶視之其鼾息如雷賜號曰白雲先生久之乘白驢入汴至洛陽聞太祖登極大笑墮驢曰天下自是定矣宋太宗雍熙元年

十月召至以野服見戴華陽巾草履黑條不類凡俗因問歷數則答曰且睡且睡直待五更三點至時問之則曰已言之矣問建都則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尋請還華山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卽凌虛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賜號希夷先生曰與蜀之季眞八百游八百自稱神仙年八百歲曰吾動則日八百里故楊誠齋譏之有步行猶是地行仙之句再召則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終不起其相法尤精弟子种放初往見之作樵夫拜於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邪二十年後當爲

顯官放曰某爲道義而來官祿非所願也希夷笑曰君骨相當爾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上聞召見放以母老辭賜予甚厚詔曰使天下知朕厚逸民旌孝子而相勸爲善也乃命長吏旌其事眞宗朝張齊賢言放隱居求志孝友之行可礪薄俗召爲左司諫表求歸山因改右諫議大夫授給事中作七言詩二章餞於龍圖閣隨手引登如明皇之優李白焉隱居終南之豺林谷東明峯結草廬以講習爲務後進從之甚衆傳易道於穆伯長伯長傳李挺之挺之傳邵雍雍傳其子伯温至其孫溥始不得其傳焉張忠定公詠少時謁見欲分華山一半同

隱希夷曰公有官爵未可議此天子望君如失火家待君救豈可不赴也以筆墨蜀箋遺之公後帥蜀作詩贈之曰性愚不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檄回頭慚愧華山雲故兩鎮杭益皆有善政錢宣靖公若水十歲能屬文希夷一見以爲有仙風道骨請麻衣道者共相之擁爐以火箸書佐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真宗朝任樞副年四十致仕皆如其言端拱初先生命弟子張超鑿石爲室化形蓮花峯下此見諸史傳者也洪武戊午秋僕典教玉亭其故老則傳希夷居室之草場街嘗掃禿帚乞食於市面垢不洗洗輒

雨人以爲雨讖後居三陽之嶺有女奴日饋飯食忽陝右人過見而拜之作詩曰古洞巖前碧水流白雲繚繞鳳山頭幾年不見先生面今見先生在石州遂蟬蛻於穴鄉人瘞其骨於山右二百步元季有州 達魯花赤濁龍者聞其異發視之見其骸仍跌坐於座令人舁出整之旣而首忽墮地而解髑髏大如斗而色赤土人以紙裹香於傍經宿盡赤將帥荆子倫亦欲往視土人辭以不知而瘞之華山道士累欲盜其骨以還陝至吉隲而不能進復送瘞於茲此聞諸土人之說也豈希夷羽化之後而復神遊於石乎嗚呼僕聞道家者流欲其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能究萬物之情而不爲萬物先後此神仙之要道也又豈若吾儒之踐履篤實而可以傳名於萬古哉然世之人每喜聞而樂道者得非以其若曾點之狂而其名尤彰於宋乎且希夷一隱士也或以爲居於毫或以爲居以石至於九江陳氏家世業儒徃徃亦冒其名以眩流俗豈吾儒之事業果不如仙道之可傳於久哉是可傷也已是可嘆也已山有舊廟元季燬於兵國朝洪武甲子天真觀道人王混然與道者張仲謙重建祠以祀之因礮石走其徒王敏道請記僕因摭宋史之文著於前復紀其土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六

人之說著於後俾刊諸石以俟後之博雅君子操大手筆者有所采擇亦以祛後人之惑云

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霍公墓誌銘

明 余學夔

公諱大方字仲矩姓霍氏汾州孝義人世爲邑著姓曾大父霍道大父霍良父霍彥祥潛德於儒弗輝於時母周氏公生元至正丁未九月二十七日自幼端重不事羣嬉元季四方弗靖退伏閭里肥遯之樂貨具豐富貧者資之弱者仰立焉質直不回擇交不論貴勢惟德是洽苟有富且貴而德義罔聞雖衆車徒弗顧也故閭井之弗平者徃徃求直且平居事父母孝膳服之奉必身

親之不以委人執親之喪泣血弗見齒附於棺者必誠必信造次循理弗苟焉尤篤於訓子嘗謂莘曰吾少經離亂弗克紹先業汝生長昇平其勿墜吾教以庠序爲禮義相先之地俾遊鄉校者教之經術行義莘承其意永樂丙戌以明經登進士第奉詔歸榮故鄉公戒之曰朝廷作興士類一至於此汝尙克慎乃身以無負茲寵命庶不忝所生而有光吾門也莘受教惟謹果爲名御史簡慎凝重得憲臣體有告公者公大喜曰吾亦可以瞑目矣永樂辛卯十二月十七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五葬於本縣張家莊之原洪熙改元舉褒功之典

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七

凡廷臣勞勩彰著列於誥勅榮及其親子莘雲南道監察御史勅命贈官如其子配崔氏贈孺人子二人長曰功遠次卽莘娶任氏寵如其姑孫男元愷憲振吉祥慶雲嗚呼公之行義有不可掩如此是宜銘之曰霍本姬姓河東其里博陸衍施世濟其美中陽著姓德義同豐流分源一爵祿以崇公能教子克明聖志久隱而顯歆羨於世是曰子能實公大明載世有碑閭里之榮汾河源遠奚止千里我銘墓碑厥聲無已

盧氏縣令于君墓表

明劉定之

予往歲奉命祀嵩嶽登高臨遠見環嵩千百里間歷指

以問人有言永寧盧氏兩邑富庶其民自得於熙洽之  
辰積有年矣予心善之今行人劉秩以其同官于坦來  
謁爲坦之父縣令君請表墓追憶歲月則予至嵩正君  
爲此兩邑績成之後也君名淵字德深石州白霜里伯  
達建中仕賢其曾祖祖父也俱隱處不仕有善行君少  
入州庠習詩經貢至國監益勵所業師友稱之歷政事  
滿得仕初丞永寧巡撫河南都御史與藩憲交章薦擢  
爲令繼改令盧氏其在永寧民男女嫁娶不及期者促  
之成禮勿以資賄相責望從而畢婚者三百餘室曰渠  
三宣利新興萬箱漑田千頃湮塞旣久失其故利率衆

鑿治之腴壤彌望歲有常收巖洞產銀採者爭鬪死傷  
奏置崇陽巡檢司前患乃弭邑遣民協濟孟津渡以其  
遠言於朝得免役者十七家所修社稷山川邑厲壇城  
隍嶽洛大禹光武文彥博廟皆勝舊規於大成殿學宮  
致力尤多像設禮器巍煥堅備增拓翰林學士薛友諒  
所建洛西書院以居來學絃誦翕然奉詔完其邑郭鼎  
新聚木石從堞濬池可爲經遠計其在盧氏不克久然  
聲已著於鄰封民歸嚮之賦集訟理不異永寧也於時  
君年餘六十母張孺人年踰八望九矣君乃告歸奉親  
教子之暇優游山水閒歸之明年甲戌見子坦登進士





賜進士出身平遙縣知縣田掄奏請於朝以旌表之詔未下而卒年幾七十舊墳在縣治西南地名梁趙原周圍百畝林木森鬱中有石人石虎石羊石望柱石過門碑銘剥落世傳元兵馬大元帥六世祖彥哲之所卜也合葬節婦於墳之良位送者及千人鄉邦慕之頤抱終天之恨乞銘於予以示永久予以同年之好義不可辭遂爲之銘

孝義縣補修舊治歲月記

明張日升

宏治改元年冬十一月余來知是邑也以教化安養爲心農桑學校爲務均平賦役殄除盜賊凡利可興弊可

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十

革者卽與興革之強當鋤弱當扶者卽與扶鋤之催科以時簿書無壅詞訟少簡而事多就績遂及夫敝壞者乘時以次而修葺之蓋以公署者政事之所也正廳建自元大德間迄今百九十餘年敝陋弗堪兼且促淺故於宏治二年季秋因舊架而增深二丈砌以磚石圍以木欄仍於堂後立庖廚五間西北隅立工匠局三間分糧倉二間西南隅馬神祠一間牧馬廄一十間徙獄門於儀門之內其功雖鉅不越月而落成學校風化之地也堂齋創自洪武初年今百二十餘歲傾圮弗支况又卑陋遂於是歲孟冬撤去故構而創立五門壘以堅石

覆以簞瓦四年季秋東齋樹三楹西齋亦如之前立門房左右二角門其費雖多不滿期而畢舉宏治三年秋成之後補築城牆堞口高九尺覆以甃瓦四門各建門三間以壯保障之固宏治四年農隙之時重修布按二司二門各一間後堂拖尾四架塗以粉飾兩廂各三間以安上官之寢六年改立帝君祠三間開學門東南向號房射圃東西對峙七年復建學後堂五間開三門俸廩倉左右輔翼又建澄清坊一座公館後寢三間西南二南壇齋宿房三間東西吏舍各三間八年秋以鐘鼓啟晨昏卽號令政事之一端也前人懸之於槐岔間亦

因循數年未暇飾之以架士夫見者莫不匿笑欲創建柰力弗逮一旦故老咸曰縣東南隅舊有鐘鼓樓前龔二尹立於真武廟前爲樂樓余以爲真武棲心元妙必不樂此遂移徙分建於戒諭亭之後東西各二架而增大之以懸鐘鼓而宣政令也通記補修則有十以間架計則九十其數雖多尙有缺者幸而來歲有秋重修東西幕餘及西吏舍庶幾少完矣凡此修葺因舊規而增新之未嘗得以改作其料物皆因時措置不敢科擾民財其功役皆因在官而益之不敢勞民力故不怨而厥功成矣數事旣竣非敢自侈其能况春秋有事必書姑

刻此以紀其歲月俾來者其有考焉

孝義縣重修南曹村普濟民渠記

明張日升

聖朝大政畢舉其於水利一事特注意焉既設郡縣以分領之又命重臣以總督之無非欲其水之大小凡可以利民者悉令築堰鑿渠以備旱潦而灌民田尤慮其職之舉廢無以勸懲故於律戒其官失時不修隄防懲其民則曰盜決河防俾人人趨所以利民而避所以病民者孝義古名邑也境內山川環繞水泉灌溉之利亦多西有勝水河舊疏潤民渠廣濟渠新開上原村渠賈家莊盧家莊渠北有行春河舊開虢城渠柳波渠東有

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十二

汾水河舊疏王政村渠文峪河渠歷歲茲久率多淤塞宏治改元仲冬予來知是邑明年春民有以故事陳者悉與鄉人疏通之維五里許有渠曰普濟民者其源出自西南七十里玉泉山下經流南曹村入勝水河東道於汾其勢湍急隄防每爲所壞水利弗興況此村四顧桑田千頃非資此水曷克有濟先時永樂間知縣劉祥創修之未幾患大水隄堰坍塌遇歲旱民多病之越數十年更代無常未暇有舉之者予於三年春詢其故事急欲復舉親督工役不踰月而成纔經二載患大水河防復崩六年秋二尹葉公蓮幕黃公鄉耆張能等詢謀

僉同先期黃公督工事將竣公出葉公代焉尋舊蹟而增築隄堰高厚倍於昔傍栽柳樹百餘以附之仍立分水日期於是渠道通流歷數載無崩決之患鄉民僉謂宜立碑以紀歲月予因民之自記者并及渠之兩岸民置田晦四至認糧石斗升合水程次第澆田頃晦村落散處贅陳於末圖以示將來云宏治十一年秋九月日記

辛文淵墓表

明任良弼撰

辛氏自勝國來爲石州巨族至太守公始貴顯公諱文淵字道深號東山曾祖智祖守中父憲咸嗣行義高於

汾州府志

卷三十

藝文

十三

鄉宜耀而晦母李氏亦克配德生子四人公其次也公姿貌莊重慎簡笑語喜讀書輕貨利公之兄嘗督公徵鄉貨公曰使弟不爲周孔而顧使爲陶朱乎且先人已沒世忍使之終無聞與時公年十五始入鄉校刻苦問學爲士聞人提學副使胡會稽沈金陵皆名知人按試每首公且布所試文以式郡邑中成化庚子鄉舉命與時奇累不捷於春官遂築室於東山人因號之弟子從者日衆公學益純粹登宏治癸丑進士冢宰耿公悉公抱負欲置公科道中偶疾作弗預明年授大明府濬縣尹濬大邑也素難治公嚴威寬仁咸適厥宜頌聲至今

在王威寧嘗贈以詩有冰清鑑明衡平之句皆紀實非  
妄言巡撫史琳首公薦剡未及擢而公丁內艱先是聞  
母病卽欲解綬歸當軸不可焚香顙天願減已筭益母  
壽及卒哀毀幾絕葬旣悉從禮不顧俗服除補順天府  
固安尹固安亦難治又近京師多權倖懦者苦其撓剛  
者輒羣矢而毒之公接之以忠信處之以公平衆始疑  
終化倨者以恭未半年政聲流行巡按黃世經以公風  
力聞於上欲署公爲御史阻於仇轉無爲州知州州庠  
舊狹隘且傾圯公下車釋奠而嘆曰是誰之責邪卽拓  
地築室輪奐翼然化美俗善於先有光秦尙書有記紀

其事巡撫張公紳巡按曹公玉交薦越二載陞河間府  
同知專戎務值隳廢甚公樹塲連屋簡器練卒纖悉畢  
燭民咸怪以爲神豪賊巨寇避跡他所巡撫韓福喜曰  
是可爲諸郡法矣式於五府以顯異之值逆瑾擅威福  
用飛語逮公詔獄竟謫公廣東化州同知公戒行李無  
戚容有勸公省桑梓者公曰旣以身許國而又懷土君  
子不爲也抵境廣之藩臬委公盤運州鹽意欲濟公乏  
兼脫瘴癘公笑曰吾豈以利害死生易其心者邪竟之  
任未幾復河南汝寧府同知尋致仕以御史薦復公官  
改彰德公欲不赴親友力勸曰害公者瑾也公不起欲

誰咎邪始就職時盜賊縱橫於山東所至破郡縣殺長吏於萊州尤甚詮部難其守知公賢推公知府事既至浚隍崇雉器守戰具信賞令嚴復諭以忠義曰若等王民也理勢宜勝賊縱不幸亦忠義鬼矣忍跼躅於犬豕邪卒獲保全闔境以寧時忌公者據要津或勸公饋遺免禍公曰古人無書抵政府吾獨效時輩爲哉竟爲訕復致仕歸鄉里爲頤壽會與耆英飲陶然自得若未嘗仕者一日動子長之興南遊江湖舟次臨清病卒正德十一年五月二日也公壽六十二娶吳氏子二槩義官柱鄉進士有文行不忝公後累葉積德於斯亦有徵女

一孫男四孫女一柱奉狀來予求墓表予幸進士從公後知公詳狀公門人張戶部所作者因爲之辭曰辛公孝於母友於兄弟睦宗族嚴妻子世共知也然學不揣章句而務得聖賢之蘊奧以故造詣深而涵養固執此以徃雖忤權奸蹈危險瀕死而不屈者蓋外之輕而易其內之重也是豈獨今人之所難哉可謂剛直之士矣予以是表諸隧若夫隨官奉職易人之難此又公之小試而弗克大施者命有遇有不遇又適平時之宜不宜也其阻於仇厄於權閹忌於讒佞邪正異好從古如斯無足怪也無足怪也

贈君潛菴高公墓表

明 閔如霖

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五日邱縣知縣潛菴高公以疾卒於家又明年三月二十五日葬於石州沙會村渠西平之原其女婿之子兵部侍郎南川張公實爲誌銘又三十一年而公之長子按察副使孟門先生以書來屬如霖爲文表於墓公諱崇明字文昭以太學生受長垣縣丞謙恭接士不畏疆禦豪貴人請託未嘗曲聽上官廉而賢之委以錄囚賑饑公決疑平冤案無留牘賑卹有方疲人全活又奉牒董築邑城以身率先民樂於趨不數月而雉堞樓櫓雄壯孔固已而旁郡寇起剽劫橫行

所至殘破長垣獨賴公以全課最陞邱縣知縣長垣人士垂涕遮道留不獲乃僉謀立碑記公功德且生祠之夫邱山東要衢也時寇勢益張入邱界中百姓奔竄震駭公呼諭以義親提劍登陴晝夜巡守金鼓震天地寇薄城下終不能攻而去公治邱不尚威刑唯以德化而獷悍乾沒之徒誅鋤不少貸舉無疵政邑有頌聲當道擬慰薦之待以大任而公輒致政還觴詠之暇則課試諸子講說經籍諸子咸以文著名孟門先生登進士授行人歷陞兵科左給事中大名府知府以故公贈文林郎給事中再贈中憲大夫知府配馮氏太孺人加封太



恭人有賢淑之行宗黨儀式之曾祖整皆端純而隱里  
中稱爲長者父岱景泰丙子舉人授觀城知縣贈監察  
御史兄崇輝義官崇熙都察院副都御史崇省宏治己  
酉舉人崇慶義官與公友愛甚篤子四長金卽孟門先  
生先生直道彰於諫垣仁政流於畿輔遷兵備副使持  
正不阿有以私恨中傷之者竟弗能爲先生害先生乃  
移疾乞休吏部重先生才德爲請俟其疾已而徵用之  
上許焉乃今撫臺監司交章累薦且復大用矣次全次  
介麟遊縣丞次僉三河主簿再遷壽州吏目孫男云翱  
等十四人曾孫維松等二十三人各業儒元孫二人耀  
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十七

煊幼嗚呼公族貴而德則茂也位卑而績則大也宜有  
以表揚之況如霖乃孟門先生門下士承命可無辭乎  
遂論次以刻諸石

增修城隍廟記

明張冕

城隍廟天下郡邑皆有之謂其有大功德於民也神之  
小而爲防爲水庸爲昆蟲猫虎猶得列祠祀而血食一  
方況城之高池之深百里封域之廣以袞也有神尸之  
禦災捍患保障人民者其功德不已卓然大邪神於民  
有怙冒之恩民於神有報稱之禮焉家尸之戶祝之非  
諂矣一飲食而祭之非瀆矣合一邑之人新廟貌而承

祭祀靈之所在顧可聽其敝陋乎孝義城隍廟舊在縣城西北隅創建於金末修建於元初我朝洪武成化中知縣郝思敬主簿成文貴義官張羽等再修之迄今四十餘年矣風雨雀鼠之所蠹棟宇傾撓甃破裂若將墜焉無以肅具瞻而起敬畏義官張公翥病之慨然以修葺爲己任乃謀於壽官吳公鸞協於大衆張首輸百金吳五十金大衆十金五金一金不等合得千餘金乃飭材鳩工諏日而興土木之役大殿五楹左右司廊廡二十四楹寢殿三楹左右廊廡六楹棟梁之敬灰者正之椽桷之腐蝕者易之楹柱之卑小者崇之垣墉之覆

敗者整之黝堊丹漆金碧重輝煥然倍勝於舊矣又病樂樓之湫隘無以陳歌舞而樂神聽也撤而去之更構以危樓三楹高三丈深三丈廣五丈有奇延閣棧道翼壁飛簷脊獸翬翥尾指雲漢遂雄峙於汾水之上而狀閭邑之觀矣工興於癸未之五月落成於乙酉之十月盖三年云衆謂宜有文以記之予謂神秉陰陽參造化秉風雲乃變化不可測者烏能以形迹求然廟之修與否雖於神無損益而實有係於民之觀感也使歲久而坐視其敝焉風雨不除日星不蔽神且不能寇冕而臨之在上則崇德報功以人事神之道不幾於熄乎公之所

以不惜其財與力如此也予因紀歲月於麗牲之碑並  
撰樂歌三章以侑祭焉歌曰畫棟兮雕甍革故兮鼎新  
衣文繡兮佩珠瓊焚蘭桂兮薦藻蘋吉日良辰兮老幼  
拜迎神威赫濯兮用鑒微誠右迎神脆管兮繁弦鐘喤兮  
鼓闐俎列方兮豆羅圓搜山海兮具珍鮮民稽首兮座  
前靈連卷兮眷憐右享神禮備兮樂終返旆兮紫宮驂兩  
乘兮架六龍神眷顧兮民禧洪雨暘時若兮年穀豐千  
秋萬祀兮載神功右送神

汾東關建城記

明孔天胤

嘉靖庚子秋匈奴寇邊及我樓煩由是幅幘蓋亦有輔

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十九

車之戒唇齒之虞焉時巡撫大中丞中川陳公亟下令  
言備於未然斯無患其來今郡縣外無河山之險內寡  
藩垣之固柰何用戒不虞哉其議所以繕城郭築堡寨  
毋緩是時左叅政疊川於公方徙鎮冀南埋輪汾上式  
宏憲典爰理化機誅鋤姦穢照察隱微盜賊遠遁流亡  
四歸羣生和植百務允恢得茲繕城之議卽慨然語吏  
民曰是在我矣夫汾編氓十萬城中居者不及什一而  
占東郭外者殆十之三焉其勢三面當郡孔道其民市  
殷富然曠屏蔽何以示守焉故專爲一城以保障之宜  
莫先此矣遂檄州判馬君負圖等跡久湮之故址復強

占之原基定之表經載以繩約諭居民各以其力而修築之而太守張侯又新政而善作於是百姓欣然以爲爲已防患乃協心趨事併力獻工不閱月而厥城告完延袤九里有奇樓堞四望而森嚴視內制蓋翼翼如也由之諸鄉之堡亦次第以考成焉初議築時人或難之謂非千金之費全民之力竟歲之期弗克臻也然備物則因之民用力役則輸之本居成功則假之旬日是其舉事若甚鉅而其營則甚省其動衆若甚勞而其情則甚悅其就緒若甚難而其効則甚速昔人有築舍道傍三年而不成者志其渙也今其築之以爲民也故民心

一焉築之以自防也故民力齊焉耆民雷景昇等願刻石紀頌公德予因陳公之遠猷列於公之惠義著張侯之勤始而善作及馬君之董理而不煩與夫管執工役分作之人咸併錄於後焉工起於庚子九月之季落成於仲冬之始明年辛丑六月上日而刻石

介休縣興復西渠水利記

明孔天胤

縣東南有勝水出狐岐之山其流湛洋汪濊實惟沃壤之資力農之本故通溝瀆畜陂澤則奮插而雲興決渠而雨注田惡可腴而凶年不憂蓋因天分地之自然也然細民未知其利庸吏闇於化裁則水之用微矣自宋

文潞公始作三渠分引此水灌田其東渠中渠則由東北灌浸北張宋安等村之田西渠則由石河而西經邑城鬻泮灌浸韓板等村之田百姓享其利其後石河壅闕西渠乃遂不流蓋近百年莫之能復焉今年辛丑之夏分守大叅政疊川於公行縣尋介子之桂樹訪有道之林邱觀風川谷問水郊原遂得西渠所由廢興卽召吏民而語之曰泉流之興以利民也而今乃湮廢如是夫石河之壅有不可辟者乎是則吏不爲民故行水失時地利有不盡焉其盜治之哉乃顓命主簿董舉正興石河之役又命新任知縣董公宗魯督視之浚河深七

尺而暗構石隊於中袤二百餘步高三尺廣二尺有奇作十日而功成西渠之水遂復流如故焉又爲鑿泮池廣橋門用受新泌之流於是士民欣然謂公曰一旦而貽萬世之利知縣董君等以訓導呂萬里撰狀介生員馬璐高斌屬余爲記其事以表石章俾邑人世世有所考繹昔西門豹之治鄴也令名炳焉史起以爲仁智豹未之盡則有以漳水而不知用史起乃引之以灌鄴田鄴人爲歌今於公之澤溥矣介人之歌寧有已邪嘉靖二十年陝西叅議文谷孔天胤撰

張襄敏珩墓誌銘

明孔天胤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南川先生張公卒於家卜明年辛酉某月某日葬時其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永石公玘巡撫順天乃先期以其從姪進士德化所述公行狀寓書於外史印曰子知吾兄者幸作銘嗚呼悲夫哲人其亡失我柱石顧其立德與功炳炳而在敢不銘公諱珩字佩玉別號南川世稱南川先生始祖和之自秦遷石故張氏家世石州焉高祖居曾祖大全俱戢德弗耀祖讓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考文紳初封監察御史歷贈大理寺左少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母康氏

歷贈夫人繼母馮氏歷封夫人咸以公貴云叔考禮起家宏治中進士公八歲從授小學十四授易母兄時齋先生卽潛心性命之學敦尚儒行才章兼美焉中正德癸酉鄉試辛巳登進士第自癸迄辛蓋專力聖學者九年壬午皇上卽位爲嘉靖元年授試御史上疏請崇正闢邪以新聖政癸未實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清審京通鋪行奏革投充占役二十餘家給補負欠物價二萬餘兩尋奉勅巡鹽兩淮條上清理十二事綜覈利弊盡見興除如罷權奄掛號之例杜姦商請托之門乃其大者蓋正德以來權姦用事鹽法大壞至公始一釐正國課

之外歲得羨銀一百三十餘萬解貯大倉大司農秦公表乞旌勞得賜羊酒文幣有差又造運船以省荒年之徵派清草場以來貧竈之復業至於講學興禮問苦賑饑所以敦士習續民命亶亶如也事竣巡按畿輔復巡按陝西所至獎廉正絀貪邪察寃隱除橫暴在畿輔則奪勲貴濫討之莊田而歸之民發武吏積稔之罪惡而收其黨在陝西則正強宗驕橫之罪而訓典昭革奏帶冒功之弊而名器審監臨舉選最號得人窮邊下邑靡不諗歷至於講學興禮問苦賑饑所以敦士習續民命一亶亶如淮揚焉事竣部議超擢會外艱弗果壬辰起

復掌河南道振紀揭紘匡益宏多時講官員缺大學士方公薦公學行純明補翰林侍講公三疏力辭之已乃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未幾轉大理寺左少卿尋引疾告歸居歲餘召還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是時邊計久疎公至罷不急之務汰無益之員躬勵將士融以恩威慎審機宜戰守無失尤自節約以弭貪競忠信以倡勇敢蓋凡所經畧壹意安攘而已故延鎮獨稱底寧己亥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尋取廻坐院進階嘉議大夫辛丑偕吏部考察天下官員多視公爲準裁其年陞左副都御史會宣大總督之缺廷推

屬公公上疏言鄉人不便從事遂以忤旨落職爲民癸卯召復原職巡撫寧夏凡所經畧安攘一如延綏時其年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總統方畧計出萬全居中調度算靡遺策大要以飭內治爲上廣德心爲本故其選將練兵整備設禦率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臨事決議必開誠布公無用智自私之意以故公威重如山岳惠流若江河云是時四鎮大吏如翁公萬達等皆一時鴻畧之臣無弗敬服公節制者前後斬獲首虜五百八十有奇生擒十一奪獲馬駝六千二百有奇夷器一萬四千有奇蒙璽書

金帛褒獎者三乙巳陞都察院右都御史仍兼兵部右侍郎丙午陞戶部尚書督理太倉兼管西苑農事未任以延綏失利被繫議配慶陽壬子召起用復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癸丑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隨轉本兵之左適丁繼母馮憂制終撫按交薦起用而公忽不起矣公生於成化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五葬於山寺平原之新兆從公卜也先是奏聞於朝以公功德允元贈工部尚書諡襄敏仍廕一子送監讀書其致祭造葬各遣官從事焉甚渥典也元配王氏累封夫人生子賢路娶車氏早亡女一適車珏副室楊氏



李氏楊生子賢門殤女一適監生馮潮李生子平路卽  
恩蔭者聘綏德都御史孫公女賢路有子曰緘卽官生  
公至御史歷太僕廷尉及中丞司馬皆簡授重殷罔弗  
宣序而經制西陲之功久且大矣然兩陟再窒未究厥  
勲其竭忠盡瘁而已者邪公忠孝仁明廉允剛毅涵養  
定正踐履精實尤博綜羣籍眇觀衆有而體當於一源  
故所出功行文辭不愧古人生平樂取人善尤好指誨  
後進泊懷遠度淵渟山峙令儀令望邦國之典型人倫  
之師表云所遺有恩光絲綸錄心學圃南川紀年奏議  
文集各若干卷傳於世系之銘曰在昔貴立厥維德功

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二十五

德由學懋功以德崇維公純備精典博通以事以業宣  
勤亮忠侍史僕射命滋益恭綏彼西土式遏寇戎文武  
是憲實司馬公進庸兩窒望出遂終人爲公惜公罔時  
恫諡贈徽顯曰襄司空再蔭厥嗣俾世克鴻景行坦坦  
高山隆隆銘其費朽曷其有窮

新甓汾州城記

明孔天胤

夫城何言新甓也尙於舊也舊畚土而築而今包之甑  
也汾城古西河地其勢阻山帶河稱要害其城方廣千  
六百丈高三丈二尺蓋王制百雉之軌云隆慶元年丁  
卯北寇至攻石州城破遂憑陵我疆堡寇退乃大議繕

城三年已已增高於舊一丈六尺然宿土暴見築壓則多塌於是分守左叅政張公分巡副使董公劉公更議所以甃之乃命官計度其事有五一日定功以包牆五十丈爲一功四面各八功通定三十二功計用工匠八百名夫七千二百名二曰定料以牆廣一丈高四丈八尺爲率定甃及石條石灰爲數各如干通用甃二千四百二十四萬枚石條四千丈灰萬車三曰定直計甃以萬石條以丈石灰以車爲率直銀爲兩各如干通用銀萬九千有奇計匠以百計夫以千爲率工食爲兩各如干通用銀七千二百有奇而餼廩犒賞之費居外四曰

定財計照糧起夫照夫徵銀出銀募夫而不用其力率以糧十石編夫一名名徵銀三兩凡以徵民兼之帑羨通得銀之爲兩二萬九千有奇五曰定委計功三十有二每功委官二員富民一名通用官民九十六人分管造作而州正佐二總管督視凡旣備矣以五年辛未二月興事適張公陞去左叅政紀公分巡乃申畫董正至六年壬申告有成緒其甃城之未甃濠隍之未挑者復次第綜理至萬歷元年癸酉六月告完其雉堞聯延樓櫓相望什器儲侍墳委錯陳其上隆崇寥郭日薄星回其下盤紆鞏固環隄夾渠其周圍四面削成均毗畿業

卽易謂設險詩言崇墉蔑以過焉至其說以使民一勞而永逸義以制事小費而大成其爲民社之計誠甚殷矣郡中因屬爲記外史氏曰昔楚使公輸班攻宋聞墨子之捷而謀解是公輸之善攻不如墨子之善守魏武侯詡山河之美而吳起折之以德是墨子之守又不如吳起之善故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豈偶然哉夫天下之事忽於豫非智也畧於備非仁也怠於成非勇也當是時其修政教之紀乎其講府兵之制乎其舉團練之法乎其精器械乎其廣儲蓄乎其重官守乎神明之存乎其人得其人萬事理不得其人失之千里明

汾州府志

卷三十

藝文

二十七

明廟謨固迪之久矣是役也知州甯策議其始同知夏詔判官邱思敬總其事知州鄭逢時理其中知州周鐸纂其成而同知劉禴判官高魁吏目陳邦佐皆與有勞焉夫春秋之法君舉必書茲其大者記

寧鄉縣新遷儒學記

明吏部尙書喬宇

寧鄉縣本漢離石縣地今屬石州舊有學在縣西城下面山背壑陂陁峻側弗稱厥觀歲遠傾圯日甚且素乏科目議者恒欲改圖之久未決嘉靖丁亥歲監察御史穆君相出按晉陽惓惓以興賢舉廢爲務於是太原知府黃君卿督知縣張軾訓導曹昌具以白君君欣然報

可曰學校不修則士無所景行而民不知方何以出治是誠不可已況改遷出於人心所同厥績易成爾尙擇善地用安厥土時提學副使劉君儲秀議以克合命軾輩卜日祭告鳩工聚材相地於縣之東南高爽疏塏剪刈荒穢別畚新土規制宏麗輪奐炳如凡爲大成殿六楹東西廡各二十二楹櫺星門四楹戟門四楹宰牲房造酒房各四楹殿之後爲明倫爲兩齋堂之後爲饌堂爲尊經閣各四楹側爲倉若庫若號舍凡五十楹後爲官舍凡三區區爲屋各十六楹戟門外爲楔二曰靜修曰致遠六廟兩腋爲射圃爲儀門聖賢像設及諸庖廩

祭器俱次第就緒是役也本於邑士夫與好義者翕然樂助以資財力豐足公帑無耗創立於嘉靖戊子三月十三日訖工於是歲閏十月三日僉謂穆君所以嘉惠吾民者深不可不垂示永久乃據陽曲縣知縣崔廷槐所述事由遣庠生靳堂王愚不遠數百里請文刻諸麗牲之碑予辭弗獲爲之言曰聖人之道在天地間萬古如一日爲上者以是立教則導民宏化沛施至治之澤爲士者以是爲學則業修德進以有成孝弟忠信之行茲學肇遷敞於數十年而修於一旦固人才蔚興民俗敦厚之始也推而廣之殆不止於掇巍科躋膺仕而已

章縫衿佩之徒自今而後其尚致力於學以無忝作人興教之意苟居於斯聚於斯若傳舍塗路然由之不知習矣不察而無振起策勵之功則廟學猶夫昔也所謂徒取觀美者亦奚貴乎改遷爲哉寧鄉之士可不知所勗哉用書以爲勸若分委其事者典史孫睿訓導吳宗仁義官史宗紀生員張錦而下凡若干人則附書於碑之陰

寧鄉縣增修城池記

明張珩

嘉靖癸丑束鹿賈子迪受簡命宰寧鄉下車卽屬士大夫而告之曰某自都城聞庚子歲北寇由神池入嵐石

汾州府志

卷二十九

藝文

二十九

及寧蹂躪甚慘今欲休養疲敝之民預爲保障之計何如僉曰明公念及於此誠禦寇保民之急務也吾屬無慮矣越二載乙卯會欽差整飭石隰兵備雙石葛公面縛寇謀譯知酋長俺答欲伺秋深再舉檄郡邑長吏務深溝高壘爲民捍患令曰此有司所當日夕皇皇者也遂銳志荒度羣黎感奮百工胥勸甫六月而厥功告成焉僉議太學生王子棟庠生王子希道輩執進士劉子有誠狀逾石勾文時余習靜山中久疎鉛槧但重茲舉之關於安危甚大乃揖王子輩於雲巖精舍按狀以質之曰今天下之憂在寇患安攘之策在戰守詩美干城

易利弧矢不知令經畫城垣也果如狀東西倚山爲險  
因河爲池環而雉堞雲樓崇閣曲闈爲足拒寇乎王子  
曰此形勝之故今增修如制矣又不知令登陴誓衆也  
果如狀曠弩負韉足伐寇謀鞬整枹鼓堪褫寇魄乎王  
子曰此土俗所未諧今下令徵集矣余曰古謂善守善  
戰者雖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若無食與信兵家謂之  
虛不知令果如狀義積之食足共晝夜更番之衆恩信  
之孚可收緩急效死之心乎王子曰城守者闔邑之軀  
命也信義者人心之固有也今令一鼓而民罔有不勃  
然興者余復訊之曰城守固善矣四境之內皆赤子也

不知令亦巡歷郊原相地據險教民爲堡寨除戎器在  
在堅利可保無虞否乎王子曰此皆憲司所頒條格也  
令嘗出舍而經畫之斯亦足恃如城守然余聞之而歎  
曰寧隸於石惟輔車相倚徃歲寇薄石城危如繫卵旣  
退未聞有爲善後之計不得已倡義鼓衆仕者居者各  
輸貲有差大加修葺之勞屹成難犯之勢至今恃以無  
恐者吾儕所自爲也今令遵憲度寇才畧務切庇民其  
績誠可尙已斯舉勒石紀之亦足覘上之凡利於下者  
必不能忘使冀北一路郡邑咸若時地方不有裨益哉  
昔余按畿課士識令有折衝之材尋薦京闈筮仕疲邑

今觀作用若是則其素養豈不益徵矣夫稽東有王忠毅者在明初守正不撓以靖寇保民特進勲階士林推重令若德邵前修追襲芳軌所詣胡可量邪近建議者因倭寇跳梁欲慎擇守令復古寓兵於農之意令非其人與敢以是復王子若夫城之沿革里丈高闊及財用之需區畫之善董役效勤之人備載舉人陳子謨碑故得畧

孝義縣官署題名記

明劉大觀

孝義舊無題名碑予自嘉靖庚戌受命吏茲土卽歷訪前吏姓名欲礮石爲司馬公韋弦計乃詢故老稽徃牒

汾州府志

卷三十

藝文

三十一

得某人而下若干人上焉者莫之可考也已遂以不備爲輟迨今甲寅又閱三載復懼及今不錄則愈久而愈晦也後之視今不由今之視昔邪乃卽其知者刻之虛其右以俟來者嗚呼縣治之創昉於曹魏元初兵毀地覆前無可考宜也乃明興百八十年不見有是焉謂非闕典與雖鴻人達士揚烈垂聲如唐令楊仲昌氏固不假是石爲有無而循名責實勸善懲惡爲中材計者又豈可以終無邪覩斯石也其慎之毋使觀者得以指摘而致懲焉或亦相成之一道也是爲記

旌表孝烈坊記

明孫陞

明興百七十餘年治教休明民物康阜文學理法之士  
彬彬然其盛矣而純孝懿行不概見於天下得孝且烈  
者表而異之豈非皇朝之令典所以勵行風世者哉嘉  
靖辛丑歲邊關不守蒙古擁衆入太原橫掠石州甚慘  
時郡守暨鄉大夫士協力登城防捍乃張舉人鈞憂惶  
彌切北嚮垂涕詢之謂父居城北別業不知寇至存亡  
未保有不諱鈞無死所矣閱四日寇退民舍燔燬虐焰  
尙熾亟奔出城親友勸之弗聽北至董家灣遇零賊數  
騎射中右肩墜馬褫其衣乃分鈞服令鈞還負痛獨行  
夜宿南村憤惋莫能寐及旦聞變首數觸地幾絕益狂

馳至水井墻父被害已二日收殮抵家躑躅悲號窮思  
極憤不能言矢毒內崩竟弗可藥巡按童御史漢臣以  
聞旌其門匾坊曰孝烈嗚呼志士耿耿一念格天地日  
可隨戈石可沒羽愀然孰能禦之始張君奔出城冀得  
救父否亦蚤奉父櫬歸葬萬萬無他慮所以冒撻賊鋒  
至死不悔乃今稱孝且烈信然張君鐵面修髯長軀偉  
狀望之知爲驍雄丈夫積學有鉅識倘獲用世必能爲  
國家樹大勲庸乃邁閔阨悲夫然孝烈之名永曜不蝕  
扶翊綱常有賴矣君肩子舉人洙從余遊饒有父風徵  
文鐫石追憶先忠烈公之變使非大憝速平聖明御極



余幾何不殞絕以從先公如張君也哉茲聞張君事願  
爲秉筆然感愴不自任其何能文

廣惠樓記

明劉有誠

吾邑距邊疆不數百里素罹寇毒闔境恐甚嘉靖癸丑  
夏東鹿賈公迪來宰是邑越乙卯刑政修明大舉役理  
葺我城池濬渠增堵傾堊繕完樓臺亭直戎器備除壯  
觀且固堪爲一方保障戶部尙書南川公丙午鄉進士  
陽山公紀事甚詳嘉乃績也已而兵憲葛公縉文移所  
屬郡縣各於城北門駕樓閣像元武神以爲怯寇計守  
令罔不爲命丁巳歲余以倅運餉歸里樓適落成桴櫓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三十三

飛雲琉璃爛日圖塑森嚴絢綵渥浮美矣哉敦役楊大  
訓張宗顯郭鉉楊士廉衛君愛王憑數過予懇請爲之  
記余惟天地間無處無神元武之實漫無稱稽指爲非  
神者褻如必世人所傳者幻蓋北方之正神不假形像  
而自存者以正驅邪退寇奚疑爰諾其請既賈公集賔  
於樓余亦與宴時溽暑煽威鑠金煉石憑虛倚空浩蕩  
無涯觴流三五而止爾乃兀然危坐送目四極諸峯崖  
峩千章鬱翳翔飛而鳴者禽鳥也倏忽而變者風雲也  
悠洋而逝者流水也余默然若與道契有魚鳶飛躍之  
趣公循欄容與遠眺近睇凝眸者久之惻惻如有傷也

指掌而示余曰偃然而鋤禾者耕夫躍然而採桑者蚕婦皆吾赤子也吾與汝肉其食綺其衣消清暑於危樓挹薰風於紈扇其烜蒸尙爾此夫此婦誰爲之庇廕哉因酌余而歌曰瞻彼南晦藝黍稷兮炎炎夏日田工卽兮嗟我盤餐農夫之力兮瞻彼田疆冉冉柔桑有女來只採葉盛筐載絲載錦爲我身章余亦爲公壽而歌曰嗟彼耕兮嗟彼織兮胡缺乃衣胡乏乃食民之父母其心孔畫其心孔畫民惠我德於是衆客次第稱觴且歌且飲歌旣闋瓶亦罄日杳杳其西匿而賔主歸矣公遂益加振厲慨然以仁民爲志卜築後舍之東圃題曰後汾州府志

卷三十

藝文

三十四

樂識先憂也公餘輒退處靜思庸究實惠省刑薄斂春補秋助之政且行矣予欣然遂記曰神人理一政善則人和人和則神悅神人胥悅寇奚足畏公之成斯樓正將廣仁民之政也豈曰盡聽於神哉因以廣惠名樓是爲記

永寧州重修儒學記

明學道袁隨

永寧舊石州雖地邇邊徼而國家文明之化流鬯遐洽士遊鬻序者彬彬稱盛科不乏人隆慶丁卯秋邊騎壓境城墮守大肆殲燹仗義之夫守節之婦蹈水火而殞者不可勝紀士罹鋒鏑百三十人見之有慘目怵心之

狀事聞天子軫蒼生之念易名永寧擇吏守之時李子春芳以兗州貳留署保德茲又改太原署永寧乃憫艱恫隱百方綏輯諸闕廢者急要而序理之謂學宮燬圯士失其業首意率興遂仍貫拓址收遺增植所補修者計三十楹有奇大成殿更爲廓潤臺級森竅圍欄楚飾一新陳構飾加徃模又置神位具邊豆收經籍給巾服學校之事完繕靡缺己巳秋予歲試掄稍知藝者補弟子員幾及數三之二士皆喜其殘敝之餘而值此更創之舉亦駸駸有嚮徃志李子來請記予謂此亦時數改革之會不可以弗識乃言曰爾諸士遊茲學其知建設

初意哉嘗考周禮學校教人之法惟成周爲獨詳自鄉射飲至勞農訊獄受成獻馘之禮無不在於學不獨訓之德藝已爾故人材之盛俗化之隆雖豈兔野人咸腹心干城之侶矧羣士誨育者哉自是以後學雖代興而教之意浸失其失不惟罔志於武而論文者亦擷浮撿藻挾冊獵名期僥倖於有司之選而求兼才鴻畧洞然於忠孝之義足俾世用者不能常得佔僉之業徒資口吻且不能翼城守而衛鄉閭又奚望其他日效用策勲萬里之塗哉審如是則國家興學之意有司作新之功胥有負矣諸士其居業而思之學成於戊辰夏記之者

庚午春正月之吉

永寧州甌城記

明 胡櫛

城曷爲而甌之謀久遠也今永寧非舊石州乎自昔隆慶丁卯遭寇陷易新名伊時非無城也城不足恃斯羅橫厄耳省會大臣憫地方之變具疏請於朝曰永寧當三晉西鄙之衝業已殘毀城非環土之築可保宜易之以甌天子曰可令如議行諸執事奉命惟謹調工度費相地限時期底厥績經始於萬歷三年六月落成以七年九月大都供需之重發自藩儲擘畫之詳專責守土城四圍基用石壁頂睨牆悉用甌計千二十丈高計四

汾州府志

卷三十

藝文

三十六

丈城門三門樓角樓八敵臺舖房各二十六懸樓六十二馬道濠梁各如式所費錢穀夫匠料物備載公移城旣成一方遺黎瞻依憑藉始有樂生興事之心不可無紀也予因感今思舊喟然太息曰九邊各設重鎮畜養士馬凡以衛民也今寇騎一入民輒受禍則將與兵奚賴哉持邊籌者方且日繁興作朝議築臺暮議增堡龍荒萬里塹山堙谷盡欲操畚鍤樹樓堞以爲一時觀美偷安之謀初不謂邊庭宜戰內地宜守向令移築邊浮費繕腹裏諸城邑省增餉贏餘休養吾民俾自爲守寇小犯責兵直挫其鋒寇大舉命將互擣其穴聲勢相倚

臂指相援萬一深入民胥登城清野高堅可恃足保無虞亦奚懼驕寇之憑凌哉嗟大既往不咎將來可追今城誠堅矣敗亡之後人戶凋殘室家離散勞來安集之方所以宜先致意也戎器未除生理未復勸農講武之法所宜先亟圖也市廛敝則商旅不行倉廩虛則饑莩無救賑資積儲之政所宜兼舉而不容緩也他若慎盤詰以防奸人明法令以禁暴客減徭賦以恤困窮益民兵以增戍守敦禮教以回風俗賢司牧者悉心注措不遺餘力庶幾聲名文物之舊可望漸復也昔人云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則政有經而民可使矣不然瘡痍未起

汾州府志

卷三十

藝文

三十七

繭絲如故雖有崇城誰其守之予不佞綢繆過計有言必盡如此後來者諦觀於斯勿謂常談則予郡士若民其永孚於休乎是役也部院兩臺公祖楊公巍趙公孔昭方公逢時吳公兌鄭公洛朱公芑崔公鏞高公文薦賀公一柱孫公代田公樂賈公如式黃公應坤本道司府公祖徐公行張公夢鯉秦公吉士張公大道王公子惠房公如式喬公應春梁公式張公修吉李公春芳州主父母先劉公祐高公光陳公嘉謨與今許公天球皆於城工與有力者悉書之記

新城南上堡水神廟記

明劉盡臣

余村自昔建有水母廟蓋灰南東柳二泉資上中下三堡灌溉實賴靈長之德有以利濟無涯歲時報享之宜也顧神向無主名意水爲天下之至柔有母德焉故以母道事之歟維廟宇日就傾頽衆懼無以妥神之靈也相約整修解囊不吝衆志維勤凡費白金百兩工不市月煥然增美於前於是父老畢集旣焚香奠神蓋臣乃遍告之曰茲水賴神之靈吾三堡三分其利每分三日週而復始次第輪流向無爭奪誠恐日久弊生致水澤有不均之患非但人起訟端而神其馨此黍稷乎僉曰願子孫世世守此舊規若有違者唯神殛之因記斯廟

汾州府志

卷三十

藝文

三十八

之修而并勒諸石以垂於後時萬歷八年春仲也

臨縣陳侯石砌城隍記

明雷應志

臨之治屬於山西太原府而其城肇於金之大定我朝洪武二年繕仍舊址至正德辛未始增置外城然崇不過丈餘闊不盈數尺亦藩籬之形跡耳非保障之策也壬子高廣其制第以距東一面川原平敞正寇賊躍馬之區受大河衝決之害歲傾而歲葺之官勞心民勞力雖智巧百出莫可施其計也河南賀侯嘗築隄以防之矣而湍騰者如故關中吳公嘗砌石以城之矣而崩決者如故編朮挑濠鑿渠引流無歲不然民之生業盡廢

自修葺以來歲計丁夫之費已至百萬餘金而百姓迄無寧宇每歲二月興工之際逃竄避役者扶攜塞道臨爲太原庶富之鄉而今困敝若此以修城之役所致也幸際陳侯來蒞是邑明敏果銳暇豫以應旁午之政廢墜悉爲興理乃集士紳耆老親詣衝流要害之地而告之曰徒濬河漕築沙隄眞以有限之民財填無窮之鉅浪耳無怪其工之不成也莫若爲大石以砌高隄而蟠根以護其基而堅固以完其縫斯可障狂瀾而東之此一勞永逸萬世無疆之休也侯毅然任之不爲羣議所搖凡規制之力日期之限用度之數靡不計算周悉且

夙夜程督始終無倦甫期月而隄成再踰歲而功就如岡如陵水之泛漲者屢至而不愆其行工始於萬歷丁丑之三月越戊寅之九月告成沍寒之月息役實計一十有四月告竣侯諱舜道字希孟新槐其別號也保定府興安縣人績難以悉數院道旌章紛馳疊上凡國家難剖民情召侯至而立判之能聲籍甚別有功德之石

汾州西關建城記

明侍郎王緝

夫保障之道莫大於金城湯池若據要衝完形勝尤金湯萬全之計顧兩端俱備輿圖所難乃今汾郡兼得之汾古西河地彪卜雄峙於西北汾曲瀦廻於東南山河

之固由來擅美第宗藩繁衍風俗競奢罄中藏事外飾靡靡無度致使北虜窺伺延頸垂涎往昔之虞無論已迨隆慶丁卯秋遂大舉入寇路徑石州攻破之徑抵汾州雖大城有備無敢近而郊垆村落不任傷殘夷考其來則由偏關夫晉北邊境其關有三中寧武東鴈門其勢皆與雲中相表裏寇犯而顧忌尾後多不深入惟偏頭一關孤懸西陲一失守則犇突長驅輿嵐而下險無可扼汾城西面首當其衝識者有隱憂焉謂宜城守西關以遏其鋒又謂東北南三關俱有城軍民安堵大城亦倚之堂奧藩籬中外相制獨西關不城是四肢闕一

形勝弗完矣我郡伯白公之守汾也不期月而功德懋著項者軫念地方爲久安計正在經營適大叅知梁公以分守下車仁政鴻猷若合符節遂建議爰白兩院創建此城仍移守備兵馬駐劄訓練令甫下晉掌臬司張公繼政先後協心肇自九月八日至次月八日卽有成緒週迴三里許共五百六十八丈基廣二丈八尺頂闊一丈四尺墉崇二丈五尺加以雉堞六尺通計三丈一尺其方如矩其峙如岳墉外壕塹二丈俯深仰高益巍然矣墉之隅有敵臺共四座門之旁有護臺共八座隨臺舖舍共十二間守望擊柝咸得所依蓋匪特規制森



嚴而布置更周。市形勝至此完矣。要衝於此據矣。乃白公慮遠。思深。城外濠塹。並城內田糧。悉與開除。催科之阡陌。轉爲寧靖之間。閭宜聚者之日庶也。梁公諱問。孟號靜齋。河南新鄉縣人。張公諱一霽。號襄野。河南睢陽衛人。白公諱夏。號道南。河南潁川衛人。同知州事。王君專董其事。經理綜覈。日無虛時。其功亦不可泯。王君諱登雲。號澤菴。陝西高臺所人。

汾州府題名記

明侍郎王緝

汾州府舊汾州也。聖主初升爲郡。汾故西河地。州蹟有祝融城。而陶邑實隸焉。州秩旣不能制。兩藩子姓且訟。

汾州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四十一

獄經過。府途寥邈。艱往來。又與靈石接壤。監司分總。職事互諉。故魏中丞以設郡請。制特報可。汾改爲汾陽縣。而孝義平遙介休。仍其舊。益以太原之永寧寧鄉臨縣。平陽之靈石沁州之沁源武鄉。凡爲州者二。爲邑者九。內絡晉陽外控林胡。體統尊嚴。巍然稱重鎮矣。太守盧公首蒞是郡。與郡丞白公郡倅于公司理。劉公法宜有題名記。夫二千石之任鉅矣。置貳設糾。參錯爲理。又何容易。并冀際二百載。熙平而汾郡正當。更始創丕基。以開後軌。俾嗣仕者曰某也。循某也。良咸仰止。而則效之。以貽十一城。休烈詎不於新治大有光哉。召伯甘棠之

勿剪何武去後而見思芳名實自今兆矣不佞敢先齊民頌且用以俟來者

新設汾州府碑記

明禮部右侍郎馮琦

萬歷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山西撫臣允貞上言汾稱州所從來久然於地寔不便州有兩藩邸子孫以千百乘勢嚙小民持吏短長州吏權輕不足示彈壓不便一其地商賈走集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訟獄滋煩凡太獄經道府始決往返論報數百里疲於奔命不便二邑於州名爲屬寔有輕州吏心州亦不能自持其體撫按有所咨問皆署其考上上晉中直隸州凡四諸錢

汾州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四十二

穀法當互稽覈而叅佐瑣尾不足稱任使不便三汾與永寧近當路塞石州之變岌岌震於鄰故汾設守備有警移住永寧永寧隸冀寧道汾州隸冀南道兩地故多盜事發相誘不便四臣竊視其山川形勢與人物畜產名雖州其實郡也臣請遂建爲郡設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寧寧鄉臨平陽之靈石沁沁源武鄉皆隸之臣謹與督臣按臣議以爲便昧死以聞制下部議戶部尙書臣俊民議曰汾州在先朝數議改郡迄無肯任之者撫臣允貞擔荷甚力汾隔永寧踰黃河接延安榆林屹然爲扞蔽於西陲臣俊民晉人任其議必可行也請遂改

汾州爲郡設附郭邑及割諸州邑屬之皆如撫臣章制曰可名府曰汾州縣曰汾陽乃設官郡守及貳倅理各一人縣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學宮設博士廣諸弟子員乃建長盈倉乃建府治自堂序及廨舍凡四百十楹改故州治爲汾陽縣治乃擇良二千石視事與百姓更始擇良監司檢察非法董治之於是藩邸約束諸王孫凜凜奉法諸州邑政令皆稟於郡民有訟獄皆就其郡取衷相維民是以和內拱偏關外聯絡塞上稱重鎮焉是役也後先費金八千二百有奇金取諸權稅力取諸薪粢一錢一役勿以煩民凡八閱月而竣始終皆中丞

魏公爲政云旣告成事魏公請歸養疏三上上不許而會廷中見推擇爲廷尉爲少司寇疏入久不報上若曰今天下撫臣爲國計久遠謀事見本末不以險易易慮無如魏中丞中丞經畫塞上拊循吏民方有緒若始之若終之事事其有成績若建茲郡也嗚呼上意深遠矣是役也始與中丞合詞以請者制府尙書蕭公御史劉公時公黃公也咨議則布政司萬公方公叅政甯公薛公經理則叅政麻公汾州守盧公而太原同知武君汾州同知白君通判于君推官劉君皆與有勞焉法得並書史臣琦旣記其事爲之詞曰惟晉之雄被山帶河厥

河惟汾泚渫揚波古有名城控其上游或郡或州亦有  
建侯建侯維藩鬱被椒聊或饑而枵或盈且驕惟汾之  
民士女如雲鞫鞫殷殷訟滋而焚自石之戕烽火相望  
民用震驚乃飭乃兵乃治乃城崇墉言言乃增其郭百  
雉連連中丞來宣原隰膺膺疏請于朝易州而府于藩  
于臬爾謀既同既同爾謀荒度爾工乃室乃堂乃庾乃  
倉乃立泮宮多士思皇乃劃疆土錯壤而理如臂於指  
則惟所使言察其屬以莫不肅如車有輻皆共一轂匪  
劬匪勞有此安宅總總下民靡不手額在昔疆宗恣其  
武健今且斂手奉天之憲在昔質成千里而赴其在於

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四十四

今不離跬步昔議爲郡屢議屢格豈其今日乃言底績  
嗟彼宦遊再歲而遷誰以歲月計千百年誰其尸之惟  
魏中丞永利是營大猷是經經之營之中丞之謀匪中  
丞之謀天子之休羣山北走大河西來千萬斯年惟係  
障哉

汾陽縣題名記

明 蔡成已

寓內治有題名舊矣記題名者志實也夫名實相須榮  
辱永永係之嘻可懼乎哉汾陽縣舊汾州也汾宗踰閑  
民健訟回視有汾沮洳之俗霄壤矣蒞斯土者誰不艱  
之撫臺南樂魏公爲汾計改府疏入旨可以汾陽附焉

若時有百務倥偬文移旁午官卽夙夜拮据兢兢憂恐  
供職不遑且強宗刁民率沿舊習藐法度輒令就之約  
束中難哉余乙未冬月三原調繁來宰斯邑欲爲記不  
果今年冬余僚友高陵劉君永寧祿君僉曰縣今新建  
乏題名脫或不記吾儕異日名泯泯矣余曰嘻可懼乎  
哉輒思之人心有清議在至曰某良士某不肖嘖嘖口  
碑詎俟異日而始臧否之邪則斯記也洵不可已焉者  
諸君曰唯唯若淬勵之無忝厥名期與諸君共勗之

建汾陽縣儒學記

明禮部尙書余繼登

萬歷二十有三載中丞魏公撫晉之明年請改汾州爲

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四十五

府設汾陽縣以附之移州學爲府學而汾陽建學設官  
如制詔可於是中丞公檄冀南分守叅政麻公督同知  
白象知縣蔡成已相郡東關巽隅得地一區長八十丈  
闊四之一諏曰鳩工飭材庀具中爲大成殿五楹南角  
房各四楹北角房各三楹大成門三楹外爲名宦鄉賢  
祠各三楹又外爲櫺星坊者一右爲明倫堂五楹上爲  
尊經閣東西齋房各一楹居仁由義門各一儀門一東  
西號房各十楹儒學門三楹後左爲敬一亭三楹右爲  
啟聖祠三楹又後教諭訓導宅各十六楹前爲泮池其  
城雉對峙者爲青雲坊一費取諸撫院酒課暨修府支

剩餘銀夫役取諸民壯於百姓無與焉計物與價計工與值價無濫值工無曠日經始於二十四年七月至明年三月而工成費金錢二千四百有奇役竣麻君以中丞公命徵予爲記予旣紀其歲月而復申告多士曰學以明倫自三代自今未之有易非不欲易以窮理盡性此其本原化民成俗此其要務不可易也子夏老於西河非汾人所嚴事者乎彼以文學稱於聖門而其所謂學者不越父子君臣朋友之事後乃有高談性命妄稱頓悟其流之弊至謂人倫爲幻景惇倫爲鄙事此學之大蠹而兩觀之誅所必不赦者汾士生於賢聖之域卽

服聖賢之訓天性醇朴必不惑志於邪術此無足慮然不慮諸士之有惑志而慮諸士之無定志也以子夏之賢心志不定不免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而況於後之人孔子十五志學三十始立四十始不惑不惑始定立未可以言不惑也是豈旋致而立效者邪青衿之士羣聚學宮誦讀孔孟其志孰不欲爲孔爲孟紛華靡麗與接爲構又蕭然靡執矣此不定志之故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志者求定其志而已諸士方隱居之時學宜無先於此者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原無兩念道德虛位功名實用用之而正功名亦道德也孔子思東

周顏子問爲邦何嘗厭薄功名彼以功名爲可厭薄者爲世之一切就功名者言耳自予通籍而靜觀功名之士或趨勢或趨名或朝附勢而暮附名或陰爲勢而陽爲名此其人百巧百慧自倭必得卒之有得有不得爲世所指笑惟定志之士不然目無勢心無名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已能世或信或疑或巧排而思中官或升或沉或齟齬而不通惟獨立獨行一意而不變若中丞公是也諸士觀其訓士與其服官者而其志可識矣夫士也旣已俛首受書自異於凡民柰之何志不素定以至隨時上下如波流頽匪宛轉無一

特操哉此士之恥而教之不明也予繆典三禮職司教化憤邪術之汨士而士無真心一志爲國家分猷念者故思與諸士共圖之詩曰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予不佞無足爲視者諸士而思則效有中丞公在矣中丞公名允貞大名府南樂人麻君名溶寧國府宣成人及諸有事茲役者法得并書於後

魏公生祠記

明王宇

辛丑之春時當大計山西巡撫都御史魏巡按御史趙巡鹽御史汪交章薦平遙縣知縣魏廉善可風上嘉獎之課最還職治化益宏民心愈勸咸謂永沐洪庥矣無

何以內艱歸闔境士民莫不悲愕皇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扳轅泣送者連絡數十里不絕旣而相與議曰公雖去矣公之德澤在人心者終不可忘盍建生祠祀公庶少寄涓涯之報於萬一耳一時捐貲相助者無慮數千百人衆白其事於守道左叅政劉因俞成之遂度地於太平興國觀東構正堂過庭各四楹廂房各三楹門寢堦垣咸備不數月而厥功告成堂之中肖公像四時致祀朔望則瞻拜其宇下凡入公之祠睹公像者則思公之德不置至有感泣弗忍去者又相與議曰祠雖建矣不勒記於石將何以垂永久昭來禩乎因托介請記

於余余幸接壤公治聞公治狀最詳姑摭其大者公諱學徵號忠軒陝之咸陽人以乙酉鄉薦筮任平遙下車之始一以剔弊維風懲惡又善爲己任且其秉性清潔毫無所染裁冗費革行戶閭閻供億之擾十去其九先是奸蠹橫恣以至侵欺百端飛詭萬狀種種爲民害公至訾其尤者重懲以法餘悉許令自新而百年之弊習盡洗縣俗好訟甚至捐軀破產而不顧者有之公惟諭以曲直俾自悔愧不罰片紙狡焉者悉皆易慮矣時遭歲祲呼庚癸者萬口嗷嗷公乃深加軫念捐俸煮粥仍勸富室輸粟以賑濟之其所全活者不可數計又給穀



助民使開渠道或分中都麓臺二河或引汾沙二水以資灌溉鹹鹵盡爲沃壤歲可常稔是聞三院翕然稱善遂列入三晉救荒政冊永爲遵行以成萬世之大利是以蒸黎樂業貢賦易辦縣糧五萬餘石甫下令而畢完非其大效哉至如修學宮以新士志建常平以廣儲蓄藥局設而民登壽域保甲嚴而奸宄潛踪是皆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以力追古循良之芳躅者也故歷任猶未及乎三年害已無不除利已無不興而百姓頌德院道旌能比其去也宜民之感而思思而建祠以祀夫豈有私於公或乃一念愛戴之誠弗容自己焉耳

汾州府志

卷二十九

藝文

四十九

況公裕養經濟大用有期將沛膏澤於寰區流盛名於天壤爲我朝名臣自有太史紀錄太常議祀其所樽俎而尸祝之者寧止乎平遙之民爲然哉余因樂爲之記以告夫世之司民社者

重修汾州府治碑

明知府崔士榮

汾故州也因宗藩難治改府彈壓之凡事苟完廳事儘有可觀守倅住宅則促矣家眷儻多至難居處予稱慨焉稽庫有餘金請於撫臺白公允其請用千餘金買民居十丈闊與治等又用五百金建樓一座東西房各三楹三廳亦如之頗稱衙宇庶幾苟美哉嗚呼可已而作

之者迷民者也可作而已之者厲民者也既爲府治令其淺促卑隘何以示觀又值歲荒令民就食用其力而救其饑豈不良便乎作於是年四月落成於夏末董其事者經歷郃浩仁也

重修寧鄉縣儒學記

明禮部郎中王編

皇上承乾履泰久道作人文教翔洽彬彬稱盛蓋三十年所矣以余謫且昧也承乏儀曹道化汙隆與有其責頃緣風教漸蝕習漸窳附大宗伯條上事宜荷蒙俞允頒行天下嘉與更始有能廣勵功令嘉意賢關固其所樂聞也寧鄉有學厥惟舊矣近洛南張公曾一恢飭

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五十

余亦嘗辱一言以紀歲月頃之西廡旋復告圯議修者譁然逮至主者難之今年懷仁王公以瑞城亞尹奉劄代篆值歲稔兼前政多所闕失比封之內訟獄煩興所在蕭條公至恤民隱剔吏蠹簡訟清刑輕徭戢盜而諸所稱塞狀甚悉聞廡廟不葺故曰押櫝何矣償我狃前後復狃我將縣官何賴卽捐俸命役鳩工庀材財匪帑需力罔農妨撤其敝壞而繕完之櫺星中外卓成麗觀博士弟子程先生輩謀所以永公勛也徵余爲記余不佞竊爲古造士於學三代其盛乎庠序學校之爲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典謨雅頌卦爻之爲

誦縞收鞞紳琮璜瑤瑤之爲佩服透迤歌擊之爲容聲而諸學士大夫類能舉之逮而衰也師之誨與弟子之學並束於經生之制呻吟佔僂以希一旦之青紫目若望洋心摇摇若懸旌卽孝友睦婣任恤且不知爲何物奚學之足云諸學士大夫類亦能訾之乃至於今而極矣夫遠不能舉三代我高皇帝定鼎之初制詔天下州縣立學羣之師儒且廩餼之文教濃郁人文倍出垂之鼎彝爛焉宇內屬者詔釐文體申飭士行天下翕然嚮風猶有以爲謾我者彼且焜傳注甚而左袒竺曇矣彼且湫程度甚而白眉軋茁矣彼且分以內置不修囂然

炫於程墨之外甚而憑藉宮牆恣行胸臆矣而且攘袂爲敢鼓噪爲義而且武健示俠而且建言示豪而且設局封已而且捏造點人雍容俎豆之側跳梁尼父之教嗚呼簡書在前月旦在後踰越若此誰其馴之茲又學士大夫不足訾者也夫王公修學誠不溺所職矣多士幸際明時欽承訓典胡不覆爲聖道自修此身由詩書踐迹古人而於彝倫日用斤斤不飭尺寸則世道人心終必賴之異日者出菰蘆應弓旌爲明天子所倚重將經以治事文以飾政行以維世勲在社稷功在旂常名實騰湧光昭日月上不負國家所儲育中不負王公所

修飭下不負一已所稽養而秉筆紀績者亦有榮施矣哉昔范無擇修袁州學記之者李太白天下至今兩豔之余不佞雅非其人王公盛美不在無擇下余所爲獵纓而搦管也王公諱誠一河南永城縣人懷仁其別號云

甘泉溝水利記

明張惟學

邑古臨州地山多峯嶺巖岬田率墀塌坡坳故山田多崎嶇無畷畛以疆理川田雖平坦無溝澮以蓄洩無畷畛則不能受水無溝澮則不能用水縱使隨地皆水亦何利焉臨邑湫川北自興縣而來自縣南三交叉西南

汾州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

五十二

折而出大同磧口其間千溝萬壑之水會歸於此而入黃河自前至今無人治之以興其利西浙諸葛侯蒞臨邑見山田川田之均不得其利也乃躬疏渠築壩引水滋田之制其渠道之深與寬相等其隄堰之高與厚相等度地以分區區分以畦塍植以粳稻乃以隄堰逆其水以渠道公其流引而注之于南畹曲盡水利法故邑人效以播種耕耨而歲得豐登民歌大有昔人作三石人以止水漲作五石犀以壓水精鑿山分三十六派以灌溉田畹與製木龍以殺水怒見汾水暴漲築大隄植柳萬株以堅隄防以禦洶湧皆因水以興利捍患而一

時蒙其惠利者也。今侯治臨，因水興利，人無旱乾之憂，田有嘉禾之慶。侯興水利，利民明德，遠矣。較之昔人，亦何媿乎？

鸞鷲泉水利記

明王一魁

初，邑民溫恕等爭鸞鷲泉水利，聚訟有年，不能止。余蒞任，未閱月上，官命平此訟。以息爭端，卽詣泉所，召三河父老，遍問致訟之原。謂昔時水之所至地，卽灌之。今豪強之徒，視爲利藪，徃徃多壟斷謀。故有有地無水，有水無地，諸弊。有地無水者，自來無買水券，不能引水溉地。旱則苗稿，有水無地者，自來有買水券，雖無地可澆得。

汾州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

五十三

以市利於是訟者四起矣。余以爲地者糧之自出水者地之資，生糧與地不能判而爲兩，則地與水能分而爲二乎？因與民約曰：自今伊始，不論水券之有無，惟旣輸水利之糧，卽當按程分灌。後凡賣水地者，水卽隨之，不得賣地不賣水，賣水不賣地。復循夙弊如此，有水無水，皆曉然於人之耳目。縱有豪強之徒，亦知法之畫一無所施，其狡獪寧不貧富相安，爭奪可息邪？父老聽斷之下，無不稱便。乃與主簿浦君命書吏取水地圖籍，與民硃券校對計晦分水，仍註諸冊，使不能紊亂。大畧具矣。而巡按御史文公謂水地與平坡糧之輕重遠甚，冊中

尙未昭悉且買水買地百姓各爲世業今日驟爲更張  
民情果帖然服邪輪澆之法向先自下而上今仍如舊  
邪事屬更始不厭詳審余復按冊稽之自萬歷九年清  
丈地晦就見在水程計水地二百九頃六十五晦有奇  
每晦水糧八升一合共水糧千六百九十八石而贏又  
自萬歷十年至十六年接續更正平坡沙鹹地爲水地  
十一頃二十九晦有奇加水糧二十九石而贏今復清  
出水地四頃二晦有奇加水糧八石四斗而贏較之九  
年清丈時溢出水地十四頃三十二晦有奇水糧三十  
八石而贏仍解豐贍庫存儲倘國家有加賦之條民地  
有陵谷之虞即可絕長補短無庸重累我民更有本非  
水地私買水程計地十三頃九晦有奇仍改平坡申詳  
各上官訖旣關民利不得不勒石以記之而灰柳二泉  
水地二十三頃九十一晦有奇水糧百九十三石而贏  
水程二十三程十時并載入焉至灌溉之法自下而上  
自昔良規不能易也

創建城臺記

明李文郁

常聞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故泰之復隍豐之日中  
易倦倦焉臨西北近邊徃歲外藩歛貢西隔黃流天塹  
二十餘年邊無牧馬農徂其野土庶方恬熙相慶我邑

侯古瀛常公憂深慮遠不憚艱勞築南北二臺甃以甃石繚以周垣房各十五間令其中可容千人南臺中屋廡曰有備堂左柵曰齊心防守右柵曰協力折衝中一大池名曰待渴取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之意北臺中廡曰無侮堂左柵曰未雨徹土右柵曰先霜戒冰池亦如之每臺蓄器械什物不少缺焉夫當今盛際凜凜如對壘處心積慮寧可尋常測度邪昔姬公賦鴟鵂尼父稱知道周情孔思孰有如公者其工始於丁酉四月至八月而落成區畫盡方勸課合矩民不稱疲財不稱耗後必有採拾所聞以傳之史冊者茲姑紀其始

汾州府志

卷二十

藝文

五十五

末公諱時芳字允桂直隸交河人

卜子祠記

明錢以壇

先賢卜子夏衛人講學西河爲魏文侯師其終老於西河或復歸於衛史未之載也河津有子夏墓芮城亦有子夏墓而孝義縣西有三子墓三子者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是益荒唐不可信而通志並載之乃隰州則亦有子夏墓云夫世所傳古蹟大抵出於傳會有好事者創其說復有好事者傳述之而其後遂不可辨一遇博物洽聞之士考今訂古徒滋一笑而已矣雖然五方之人性不同曰某所某奸佞之所居也則怫然以爲辱某

所某聖賢之所處也則欣然以爲榮爲榮爲辱不言而同然是卽可以徵人性之本善也彼夫埋魂委骨邱夷陵毀石馬嘶湮豐碑卧草蓋不知凡幾曾未有稽其姓氏攷其里居官爵而爲之歎歔憑弔者乃若先賢一杯土微茫疑似之間遂若信之切慕之深勃然動墟廟之思僂然有羨牆之見此一念也謂非可與爲賢可與爲聖之機也哉

重修虹霽橋碑記

明馬初登

汾水出自太原入於河其汪洋數百里滌洄旋轉以至余邑之西南谷口若歸國門際聖明一瀉浩瀚奔騰滿

汾州府志

卷三十

藝文

五十六

注其兩岸之山氣氤氳如葦山麓有長橋卧於波上余嘗憑高遠望見若神龍翔舞而來水天蕩漾而應虹倚銀漢彩見雲端亦一方之勝槩也堪輿家謂太原一川之脈關闌於斯信不爽云然形勝之說儒者不道吾獨美虹霽一橋蓋晉陽土易汾水善漬倏忽遷流橋梁罔功故斯所徑非舟莫渡惟此谷連山參差土勁多石是以泛濫橫肆之勢至此若聽約束而津梁不受衝損若乃秋水時至萬頃一碧地勢冥迷泥沙決裂舟楫不運深淺難測彼汾一方嗟限南北斯橋獨以天邊一虹通全省之血派是非太原一川之派關闌於斯實太原一



川之脈疏通於斯也而橋斷而石殞如斯人何鄉耆衆糾首等咸有利濟之意共爲扼腕道士李常靜苦練身心遇修葺頂踵從之故協力經營於今年三月告成計圮之日僅半載餘也又增碑坊二座如左右翼起三官廟於西以鎮之余嘉數父老及道士之功爲全晉利賴無窮也故爲之記

靈濟祠寢室記

明 王文清

余遊仕南北履跡幾遍未見有爲華君祠者吾州前輩進士于公諱坦特剗州南城外余年未舞象嘗呶唔其地見祈藥者徃徃得紅白丸更摩要壁上神馬篇而誦

汾州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五十七

之欣然竊有異焉及常感痰症喘嗽怔忡幾不可保家貧不能延醫先母宜人日夜撫而哭之予亦若瞑目長徃者魂夢飄飄忽如入華君廟中見一道人癯瘠藍襖方解衣捫虱余前揖道人命之坐從衣縫中取一紅丸爍爍有光卽以手納余口曰吞此可以立瘥及醒沉疴頓失精神如舊有頃余兄亦語余曰夜夢華君饋爾丹粒信哉其爲神力之所療也越一日先母攜余至神所謝曰吾兒後日富貴當爲神立寢宮復再屬勿忘逮余叨冒至今每念先母之言泣而雨血天啟丁卯從南部休沐卽欲闢地授工柰大殿獻殿兩廡頽圯正甚余曰

前殿廢而寢室將焉用之於是先理前殿金碧琉璃燦然畢舉崇正庚午余以差歸始捐金爲舊願計諸鄉友亦協力助之正北砌甃窰三空上建祠三楹內列神像下勸小房二間大殿後餘空地一區欲蓋呂祖洞尙有待未果甲戌余從天水罷便卽神所廟祝請余爲記余曰昔陸賢病篤感神僧之入夢而病尋愈杜燮死已七日夢董表以藥沃之遂立甦余德不逮古人而華神人夢於貧寒之時則神之佑我亦殷矣神生時每遇人疾或伐骨破髓或洗腸刮胃療治神奇爲千古醫方之所不載不幸爲阿瞞所中而其術遂不傳然神靈顯異則

萬代如新也余不暇摭拾其事卽以余證備記敢忘神力乎哉時先後督工并助資姓氏例得竝書於後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救寧無事戶口蕃殖鷄犬之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關中震鄰言竊有杞憂無何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壬申秋七月賊遂以十數萬衆綿亘百餘里壓高都而西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旣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

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更敕人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輟宣雲 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既飽賊公私如洗賊十五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申秋稍有穫初尙謁磨供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愛其餘悉索敝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賊氛旣未衰減我師興發未已瓶罄 恥可柰何且大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蹶張各率所部冀厭厥欲未易更僕數然繚縱發縱之機愚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顙不靈軍

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往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旣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啣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已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舞酣歌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塹而死暨所獲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復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嘯聚鞞間效尤家印問誰曉譬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

究不至逆叛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 之南守與巡各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瘁奔走永寧石樓間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虜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同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饟無算丁抽晦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 之前聞也一切土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鷄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土諸 令勢不得強項

曰吾視此冠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強之故自矜豪舉乎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靚諸於繡屣以見兵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躡其功罪無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寸尺之功而我卒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也大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旣無惟正守令從事

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訴倥傯率從稟誰成也客  
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有事而至  
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矣此百萬之  
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不寧惟是  
辛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穴於茲盤據五  
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報當事者卽知之曰  
姑有待爾使此賊尙未授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  
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輕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  
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恐今日尙未得朝食也誰爲  
徙薪之謀毅然搗其穴不幸而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  
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渠魁授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  
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  
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  
武瑄弁之際憂乎難以覩縷矣卽御史大夫將軍且三  
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幾幾於後  
先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徼倖萬一邪  
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勅而來頃賊遁  
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  
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介休縣繕關廂記

明劉正宗

三晉夙稱天府爲中原必爭之地而介邑適處衝衢且商賈四方輻輳邑屋萬家不得不深係聚計況今流冠多出沒於此哉初隆萬間蒙古屢警城旣以石爲基易土以甃稱完固矣而城外東北二面向有土郭北人稱爲關廂未之堅厚卽欲繼城而修之衆以力竭而止因循至今大半傾圯倘不及時規畫其何以壯外而固內然費以數萬計國家當用兵之候帑藏不盈藐茲下邑何敢復傷度支而謀諸閭黨道旁之築訖無成功可柰何維時侍御張君獨慨然告衆曰柰何以萬世利徇目前自阻哉願出千金爲紳士先復上疏云臣邑當三晉

之衝土城非百年之計守城必先守關修關勝於修城關之弗守卽金湯屹屹何益臣雖寒素當捐金首倡以共保此一方疏入天子可其奏乃下詔勅撫臣詣邑召富室計議於是人咸急公工亦畢集經始於己卯仲夏爲高爲厚俱如城制雉堞翼如樓櫓相望厥長千一百丈有奇用白金四萬而贏至癸未八月告竣侍御乃徵余言以記之余按春秋有築必書凡以興萬世利非愜輿情而破隅見無以堅厥志而勸厥成是役也中丞斷其議卽郡守邑令董其成而不吝千金抗疏首請者寔惟侍御張君之力侍御邑人名煊戊辰進士餘若員外

郎董君直愚共計斯役者並宜泐於左以爲衆志成城之勸

汾州府志

卷三十

藝文

六十三